

□徐进

在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岳云鹏饰演的“陪酒侍郎”郑平安，原本出身名门荥阳郑氏，剧集中的镜头特意展示了郑家厅堂内高悬的匾额“荥阳衍派”。唐朝时，名门望族出居外地的子孙是否会在匾额上书刻“某地衍派”以彰显家世，我们尚不得知，但在被誉为古民俗活化石的当代闽南地区（以厦门、泉州、漳州三市为中心），人们在家宅的门楣上书刻“某地衍派”是相当普遍的现象，如荥阳衍派、颍川衍派、太原衍派等，甚至不乏敦煌衍派、陇西衍派。

加在“衍派”二字前的地名，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户主的祖籍地，而是户主姓氏的“郡望”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下设县，一直到唐玄宗时期才被州县制完全取代。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是门阀政治的鼎盛期，许多郡邑都出现了代表性的豪门望族，如荥阳郑氏（始祖为西汉大司农郑当时）、颍川陈氏（始祖为东汉名士陈寔）、太原王氏（始祖为周灵王太子姬晋）、弘农杨氏（始祖为西汉开国功臣、赤泉侯杨喜）等。到了唐代，上流社会将姓氏与郡名固定搭配，便形成了“郡望”。例如郑姓的郡望便是荥阳，陈姓的郡望便是颍川。走进闽南的街巷村落，看到“衍派”字样，无需打扰主人，只要上网稍加检索，便可知主人姓氏。

那么在闽南能否寻找到山东地名的“衍派”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综合闽南各地的地方志、地名录，以及作者实地探访的记录，比较常见，以山东地名为本源的“衍派”概有四派。

济南衍派

济南郡，西汉初年置，郡治位于东平陵县（即今济南市市区与章丘区交界处的平陵城）。

闽南大姓林姓的郡望本是西河（位于山西西部），但秦末汉初时，汉高帝麾下有一名将领叫林轲（一作“执”），曾平定巴蜀，受封“平棘侯”，其子孙在济南繁衍为巨族。东晋初年，林轲后裔林禄南渡辅佐晋元帝司马睿，官拜晋安郡守（今福州市），遂在八闽大地开枝散叶，被后人尊为“闽林始祖”。因此部分林氏族人便在门楣上书刻“济南衍派”，以有别于其他年代入闽的林姓人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林禄的后裔，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林披，一生育有九子，个个身登科甲，且都做到了刺史一级的官职。州刺史又称“州牧”，因此林披被誉为“林九牧”，有的林氏族人便在门楣上书刻“九牧传芳”。与“衍派”相较，“传芳”更直接地彰显了先祖事迹，也具有更厚重的历史感。

琅琊衍派

琅琊郡，为秦三十六郡之一，郡治琅琊县（今青岛西海岸新区南部琅琊镇）。东汉建武年间，光武帝封第十一子刘京为琅琊王，琅琊郡改为琅琊国，辖境向西扩张至今天的临沂，“国都”也迁往开阳（今临沂市区），汉末复为郡。

与林姓相同，我国第一大姓——王姓的郡望本是太原，但因西晋时期，琅琊王氏出身的王衍官至尚书令，且是士林领袖；王衍的族弟王导、王敦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，被称为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；王导又有一个族兄叫王旷，官至淮南太守，他有个儿子叫王羲之……因此

后世也有很多王姓以琅琊为郡望。“太原衍派”与“琅琊衍派”在闽南都不少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唐朝末年，出身琅琊王氏的王潮、王审邽、王审知三兄弟在光州固始县（今属河南）参加农民起义，后辗转进入闽南，受招安后逐渐“反客为主”，掌控了今天的福建地区，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——闽国。王氏兄弟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，还使闽地二三十年不闻兵戈，极大促进了当地的开发，他们因此被后人奉为“开闽三王”，部分王氏族人也因此在门楣上书刻“开闽传芳”。

除王姓外，符姓的郡望也是琅琊，他们奉秦始皇的“符玺令”符雅为始祖。符雅本姓姬，是鲁国末代国君鲁顷公之孙，仕秦后以官职为姓，符姓因而诞生。符雅晚年回到山东，子孙在琅琊定居。当代符姓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，但他们的方言、风俗与闽南接近，家家户户门楣上亦可见“琅琊衍派”。部分闽南人自中原迁入后，又如何顺着海路来到海南，自然是一段全新的移民故事了。

千乘衍派

千乘郡，汉武帝年间置，郡治千乘县（今属高青）。春秋时，一车四马为一乘，传说齐景公曾在此阅兵，出动兵车千乘，该地因而得名。千乘郡辖境较小，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经学家、历算家倪宽是千乘人。他少时贫寒，耕田时总是把经书竹筒挂在锄头上，一有空便阅读，因而形成了成语“带经而锄”。太初元年（前104），倪宽受命与司马迁、公孙卿等人编纂《太初历》，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，也是第一部收录二十四节气的历法，在我国科技史上享有重要地位。

倪宽晚年官至御史大夫，子孙主要在千乘繁衍，遂成大族，千乘也成为倪姓的郡望。闽南倪姓大都由浙江中部金华一带迁来，部分宋代迁入，部分近代迁入，但门楣上大都书刻“千乘衍派”。

鲁国衍派

汉朝皇帝因分封诸子为王，食一邑之租税，因此汉朝的地方区划是郡国并行制。汉景帝时期爆发的“七国之乱”便是吴、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起的叛乱。今天的山东在两汉曾置有鲁、城阳、淄川、胶东、胶西等王国，其中鲁国从西汉延续至东汉，直到曹丕称帝时才被废除。

在闽南，称“鲁国衍派”的并非孔姓，而是颜姓，他们的始祖自然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——颜回。唐朝末年，书法家颜真卿后裔颜芳入闽，定居于盛产白瓷的德化县。其子颜仁郁受王审知赏识，奉命在德化一带招抚流民、耕田垦荒，甚至经营起了海外陶瓷贸易，颜氏一族遂兴。由于颜真卿被唐代宗封为鲁郡公，因此部分颜氏族人也使用“鲁国传芳”。

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慎终”指认真对待父母、祖父母的丧事，“追远”则是知晓自己的历代祖先，牢记他们的美德懿行并以之教育子孙。追溯闽南“衍派”“传芳”文化中的齐鲁渊源，我们不仅了解了齐鲁先民迁徙南方的路径，更感受到了“水必有源、树必有根”的精神。

（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）



□马晓炜

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，亦称乞巧节、女儿节、七巧节等，不仅如今演变成颇受商家追捧的节日，还因千年赓续传承的文化底蕴，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传说里的七夕凄美动人。七夕节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崇拜。早在《诗经》时代，人们就对牛郎织女的天象有所认识，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，东汉时出现了人格化的描写：“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鵲为桥”，七夕由此成为守望与深情的节日。

诗词里的七夕绚丽多姿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对七夕的吟咏从未间断，写下了大量诗句。“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唐代林杰的《乞巧》，使人体味到七夕庆节的盛大不说，还窥见女子对月穿针乞巧、追求美好爱情的心愿。杜牧的《秋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”，以宫女孤寂身影反衬双星相聚，暗藏深宫怅惘。宋代李清照《行香子·七夕》“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、别恨难穷”，将个人离愁融入传说。范成大《鹊桥仙》“相逢草草，争如休见，重搅别离心绪”，道尽相聚又离的复杂心绪；秦观《鹊桥仙》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以高远立意将爱情升华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对联里的七夕妙趣横生。在浩如烟海的联苑中，一些与七夕有关的联语别有情趣。明代高启与杨基月夜联句传为佳话，“玉兔捣药，嫦娥许我十五圆”对“喜鹊成桥，织女约郎初七渡”，巧融神话典故，“许我”“约郎”更添生活意趣。明末李渔为七夕生辰友人作寿联：“七夕是生辰，喜事功业从心，处处带来天上巧；百花来寿域，美玉树芝兰绕膝，人人占却眼前春”，将节令、居所与乞巧习俗融于一体，匠心尽显。清代严问樵的“屈指三秋，天上又逢七夕；齐眉百岁，人间自有双星”，用天人对照赞夫妻恩爱。而民间“云汉秋高，凉生七夕；天街夜永，光耀双星”借杜牧诗境，工整对仗中交织神话、

天象与情感，既有七夕的浪漫底蕴，亦显对联“两句相对，天地同参”的魅力。

谚语里的七夕趣味盎然。民间有许多与七夕相关的谚语，言简意赅，别具韵味。在情感表达上，“红豆拿到海边种，为妹沤坏几多心”，用朴素的比喻，将相思之情刻画得入木三分；“其爱愈深，其言愈寡”，精准勾勒出深情无需言说的默契；“家有梧桐树，自有凤凰来”，巧妙暗喻美好姻缘的天定之妙，给人无限遐想。

而许多与七夕有关的天象谚语，将自然现象与传说巧妙融合：“七月初七雨淋淋，烟雨连阴十月一”“七月初七响雷声，一雷九台雨水丰”，是古人对气候规律的总结；“七月七必下雨，牛郎织女泪涓涓”为雨水蒙上浪漫滤镜，将天象化作双星相会的泪痕。这些谚语不仅读着朗朗上口，还蕴藏着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。

民俗里的七夕鲜活生动。除诗词咏叹，七夕民俗充满人间烟火。女子“乞巧”各具特色，“穿针乞巧”即月下穿五彩丝线过针孔，成功者得巧；“投针验巧”，将针轻放水面，针影呈鸟兽花草则为得巧。民间还“拜织女”，少女少妇结伙设案，供瓜果、胭脂、针线，焚香礼拜，诉心愿；“储七夕水”，认为此日泉水、河水更清甜，可治百病；孩童盼“吃巧果”，以面制花形点心，蘸糖食用，祈心灵手巧。

与“乞巧”习俗相比，一些地区还有“拜七姐”习俗。宋代刘克庄有诗为证：“瓜果踰拳祝，喉罗朴卖声。粵人重七夕，灯光到天明。”在节日到来之前，旧时一些地区的姑娘预先备好各种奇巧的玩具，用通草、色纸、芝麻等，制成各种花果、器物、宫室模型等物来拜神，称为“拜仙禾”和“拜神菜”。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乡会馆，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，遥祭牛郎织女，“香案”上摆满鲜花、水果、胭脂粉或日用品和刺绣等，琳琅满目。不同地区的“七姐会”会在香案上下功夫，比高下，看谁的制作精巧。传统庆祝仪式由农历七月初六晚开始，为期一至二晚。当然还有晒书、晒衣等传统，这些习俗使七夕从星空传说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生活仪式。

【阅书所得】

七夕的传统文化符号